

李天隱先生遺著

北游日記

陳布雷署

李天隱先生遺著

北游日記

陳石雪署

序

紀游之作，淵源甚古，浴沂風詠，實其濫觴。然登覽游觀，非徒恃有健捷之腰腳，尤貴有清妙之藻思。史遷周游名山大川，其文雖有奇氣，而紀游未詳；康樂遨游山澤，兼擅清才，而高情逸韻，僅限於吟什；柳州遊山水諸記，迥出塵俗，極摹繪之能事，而所寫類不出一邱一壑，未能爲系統之紀述；其能計日程功，鑿險縲幽，舉杖履之所涉，曲折纖悉，筆之於書，形神俱化者，徐氏霞客，斯其選矣。吾台負山瀕海，多畸人逸士，契神於山水，振筆以自怡悅者，指難勝屈；碧栖南邨之編游志，伯賢之記雲門，恆叔之誌五嶽，皆先霞客着鞭；而恆叔之作，往往逞其奇詭放浪之才思，涉及仙

釋，不能無遺憾矣！安洲李天隱先生仲昭，爲遜清同光間名孝廉，治經之餘，兼留心鄉邦文獻，旁及謠諺，俱著有成書。曩歲予主講郡校，嘗於其文孫鏡渠處得讀全稿，並間爲錄副以歸；近於鉛槧餘暇，發篋陳書，覺謠諺之足徵民俗，文獻之有裨邦志，復先後輯成「台諺集詠」「台州雜記」二書，揭之報尾。然深媿棉力，未能泐爲專書，以饋當世，殊耿耿也！茲適鏡渠供職省垣，志切誦芬，校刊先生遺著爲蘭雪堂叢書，其二則先生北游日記在焉。予於先生之作，服膺已久，今何幸獲觀此帙流布於天壤也！夫當有清同光之際，咕嗶之儒，類多肆力於帖括之學，以期獵取巍科；其上焉者，亦多淺淺於漢學考據，咬文嚼字以自豪。至若山川之美，人物之勝，

道程之險夷，誰有降心而爲之記誌？縱或有之，亦無非偶因登覽游從之適，發爲歌詠，一唱三歎而已。而先生者，兩上公車，獨拳拳於道里游程，晴雨無間，夷險如一，所過名山，大川，勝地，古蹟，悉以簡雅之筆，按日記載；有時揚芬抒藻，出入於柳州；有時寄慨興懷，追蹤於史遷；有時鈎研考校，詳辨古今之跡，復若酈道元之注水經，陸廣微之記吳地；而風土方物之記，尤雅贍質實，霞客以後，舍先生其誰抗衡哉？抑猶有言者，霞客以游爲職志，其所紀述，偃仰進退，無往而不曲當，固爲應有之事；先生之北游，應公車也，游固非先生之所專，紀游亦屬餘事。乃先生既不以科名得失，繫於方寸；而此紀程之作，且能賈其餘勇，再接再厲。此揆之恆

叔以官爲行脚，固爲遠勝；卽在霞客，亦豈能及之哉？予離鄉背井，浪游多載，足跡之所涉，不爲不廣，紀游之作，雖亦褻然成帙，而學殖淺薄，文筆旣遠不逮，兼困人事，殺青遷延未竟，讀先生是書，不禁汗下矣！鏡渠不以予爲闇陋，索言於予，爰書此以歸之。

後學臨海項士元謹序

自序

予舌耕自給，終年株守，聞人說通都大邑，心健羨之，未能一至。年四十有六，乃始稍涉旁州縣，北至齊魯燕趙，然困於資斧，無多暇日，又未得鄉導，好境當前，往往錯過，不足以言遊也，謂嘗至焉已耳；錄其所至者以藏諸家，毋出示外人，使以馬腫背相笑也。

仙居李仲昭

天隱北遊日記目錄

封面題字（陳布雷先生）

序（項士元先生）

自序

遺墨之一（原稿真跡）

遺墨之二（原稿真跡）

辛未北遊日記

甲戌北遊日記

跋

天隱北遊日記卷上

蘭雪堂叢書之二

仙居李天隱仲昭著

辛未北遊日記（同治十年）

余以辛未年公車北上，書生癡念，欲印證平日所知諸地理，故常以筆硯自隨，所至輒記之。聞前輩人京，多以歲底啓行，今知不必過早，擇正月治裝，而獻歲發春，雨雪瀟瀟。初四日，雨少止，正前期所擇日也，午後出門，宿蒼嶺坑。

初五日登蒼嶺，嶺積雲，輿夫不能上下，余下輿徒步，屐齒粘雪，刺之不能去，絕頂猶飛花滿身也。夜宿胡陳。

初六日始晴，至永康。明日僱船，每人四百三十文。

初九日至蘭溪換船，余携一僕，及同行沈徐二人，賃三鋪，共值洋錢二枚。

初十日下午開船，十里過女埠，女埠一名平渡涇，一名雙龍溪，有廟祠周宣靈王，

陸人也，以孝子而證神。又過桐子灘，石塘，至大洋，去蘭六十里矣。大洋人家頗多，買薪者率於此，與女埠皆在左岸。夜半，大風起。

十一日過東關，（卽東館）守風踰時，岸上有兵卡在焉，人家荒落，或曰尙有五六十年，皆吾鄉僑寓者也。兵亂以來，浙東西死亡過半，良田美宅，棄無人收，吾邑苦少田地，遂散之他鄉，田其田，宅其宅，價廉而入多，今直至孝豐等處矣。徽州港會於此，會處有塔，曰嚴州港口，東關後山之塔，則「方臘將臺」也。嚴州在徽港中，離東關可三里，土人言其城大於金華，問吾邑之嘗至此者，曰不然也。自嚴至徽，有名之灘一百有八，無名之灘一百有八，此與三百六十灘之數不符，亦疑其土人誤記也。下舟入瀧，風猶逆，宿瀧口鹿耳門（未知卽鷓鴣原否）對岸。夜中，風稍息。

十二日逆風，桐廬在左岸，不過數百家耳。嚴江一帶皆山，海塘之薪，悉出於此，伐之者亦皆吾仙人也。桐廬三面臨水，其南爲大江，東北一水，自分水來，分水至此八十里。日午，至榨溪，又守風焉；榨溪在南岸，桐廬分縣駐此，市鎮大。是日值迎神來

者，神爲嘉福明王，傘仗鑼炮極盛；又有迎龍者，龍色白，共九段，以布相聯綴，盤舞可觀。自桐以來多漁船，榨溪對西，一水通新城，或云去新城僅十數里。是地至富陽，尙六十里，風逆不能至，湯家埠等處多盜賊，遂宿焉。

十三日，風稍息。未午，至富陽，縣南面臨江，石堤多頽圯，恐卽城址也。入城，縣署前人家尙完好。縣西一港，以有龍王廟，名龍王港，港有橋五洞。東門外一山突起，常水口，山上有廟，林木蔚然，路從山脚行，爲石關以護往來，山東有塔七級，其頂已折，塔不高，而二十里外卽見之，視江南一江，曰私鹽江也。午後，風浪大作，舟止富陽，至夜方行。

十四日旦至義橋，市鎮大。內河之船，皆通紹興，予乃換小船，走聞家堰，過壑，望見六和塔矣，相去猶二十里也。晚至螺螄埠，昏黑不可上，姑宿船中。私念船未過行，予輩又孤客，苟殺而沈諸江，人誰知者。船子似亦知之，慰予言：身本許姓，與杭城許演生家同源異派，家世忠良，未嘗妄爲，予姑唯唯而已。強臥至旦，入城，停六邑棧

，棧在鳳山門內右手，亂後所置，以寓台人者，然無人執爨，買飯而食，去大街甚遠，殊不便也。

十六日，送副領二紙，至藩臺房魯沛霖家。

十七日，以洋錢百枚，至胡阜康店兌銀票二紙，每枚得紋銀六錢七分五厘。每銀一兩，除會費百之一。而京市平百，當杭庫平之九六；洋錢百，得京市平銀六十九兩六錢餘。

十九日魯沛霖交出供據單，予以折蓋銀一兩，又洋錢四枚給之，始交出水腳銀十兩，（舊有二十兩，兵興所減。）時臨海周監生先生璜，爲新昌訓導，以用新昌縣起文不合例，停擱於杭。予乃與沈徐二人，趨大關沈姓行中，龍泉吳冠齋先生世珍亦至。冠齋甲辰舉人，進京多次，故予與之偕焉。

二十日，議定船價洋錢八枚，坐者七人，予及沈，徐，吳先生，又一茶客，與予僕及吳僕也。旗上大書「奉旨會試」。午飯後，船戶焚香熟紙，拜祝畢，鳴鑼三通，遞紅

稟，寫船戶某人叩。開船，宿大關外孫老娘行邊。（船有蒲鞋頭船，蘆墟船，莊船，諸名色。予所坐者，蒲鞋頭船也。）

廿一日六十里至塘棲。將出村，分一水，左行，至湖州，舟人謂此路多虞，直下，走嘉興路，是日宿雙橋。

廿二日過石門縣，二十里，是爲石門鎮，俗云石門灣。十里許，至單橋。又五里，至雙橋宿。

廿三日舟行，見一塔在平地，是爲嘉興府，經茶禪寺，及萬古精忠坊，乃至，泊北門外。石門縣至府百二十里，自府至蘇州百五十里。

廿四日自嘉禾行，六十里，泊平望。

廿五日過大浦，（有釐卡）至吳江，不經縣城，夜泊葛浦，村中盡茅舍，有礮船駐此，以路近太湖，多小人也。連日無山，至吳江乃始見山。

廿六日葛浦直行，至上海，左旋三九，（土人以九里計程，故云，）至蘇州。路左有

橋，僅餘二十六洞者，曰寶帶橋，舊時長五十三間。按寶帶橋跨澹臺湖，南北長三十餘丈，去蘇城五十里。及至蘇城，由盤門左折，至胥門，舳小船，至閶門外朱家莊，有縉雲蔡姓者，開行於洞涇裏，冠齋與熟，因寓焉。

廿七日又以洋錢住性和泰店兌銀。本洋六十四枚，每枚準銀七錢。紹莊鷹洋共三十枚，每枚準銀六錢九分五釐，共得漕平六十七兩七錢餘。是日定「牡丹頭」船一隻。前至嘉興時，茶店已起岸，惟予及冠齋等六人耳，船價洋錢十三枚。

廿八日午後，乘小船到閶門登大船。以日暮不行，乃與冠齋僱小船，遊虎邱。余在洞涇裏橋頭，望見虎邱崔巍，神爲之往，至是急欲一到。自閶門往，路止七里。乃迂道齊門，曠黑不得至，僅至五人墓看花而回。墓在花竹中，門口一碑，朱書「五人之墓」。屋後五封齊列，余不得見古人，見其邱壠，而如見古人矣，與吾杭岳墳，均足資千古憑弔也。隔河爲普濟堂，云去虎邱尚二里。

廿九日開船，過許墅，市鎮大，賣草席及皮蛋者甚多。晚至無錫，遠望見一塔。數

里，抵城下。又十里，至北門泊焉。北門外小山一塔，卽錫山也。

晦日至洛社，過戚墅，是日風順。申刻，見一大邨，舟人謂是常州。旣而行墟野中，可十里，乃至郡城，船舶西郭外。江干居民多賣梳篦（篦以下恆順爲老店，）絨花爲業。西門內有蘇文忠祠，壁黏蘇姓報單，則其地猶有後人矣。又有莊氏大宗祠，祠東坊書「世科第」三字，下列名百餘，又有「道鄉世澤」坊，則鄒氏之登科者也。僻壤陋儒，得見許多名賢生沒之處，庸非幸乎？惜終日坐舟中，無異面牆而立耳！

二月初一日，行一舍，至奔牛，有釐局，泊船頗多。直上爲丹陽路，今以打壩水淺，走孟河。東折，過橋，河狹且淺，一路停木障無數。十餘里，至羅墅灣，始見有小車，河中舟塞，不可行，官吏出示，禁停舟及停木者，終不能變。又十里許，至上墅。又過一邨，乃至閘橋灣。河中有大王廟，廟左右有橋，其一名五相橋。七八里許，至孟河，亦曰小河口，亦曰關上，蓋奔牛以來，皆爲孟河，此特河口之關耳。船擁擠異常，刻進一寸，時進一尺，日入始得過橋，出村外宿，去奔牛七十里矣。

初二日，不知行幾里出口，覓紅船帶過江，（浪跡叢談，謂紅船，阮相國所製，）其船之大，不及牡丹頭。上書京口救生會，余視小船大船，皆可獨行，不知牡丹頭何以不爾也。初議船值時，卽言帶江船須客自雇，至是出貲四千七百文。時風浪掀簸，人爲動色，旣至紅船邊，急以索相聯，船稍定，江面不過數十丈，其廣者亦止數里，且有植竿於江中者，知不甚深也。風幸順，溯江而上，東北一支，出興化泰通等處。西上見一塔在山頂，間之曰「欽山」究不知何字也。旋折數十里，出山之北，一港不知分何往。余則復西上，有石立山脚如人，當卽元史之「石公山」，時風又猛，顧塔山已在左腋矣。晚至焦山，江頗闊，山北高南下，殊不高大，屋宇皆在東麓平地。南岸一山麓，立石甚奇。夜泊鎮江，無所見矣。鎮江膏藥著名，有入城買者，予以是日嘔吐臥船中。

初三日晨到瓜洲，竟不知江面幾里，過楊子橋，無人家，支流頗多。過一塔寺，則揚州城外也，有關以驗行客，又前爲揚關，亦如之。未至揚關爲通江門，過關爲挹江門，卽鈔關也。門外樹柵，以迂出入，江干皆編竹爲屋。揚城婦人，雖多裹足者，然裸露

其脛，不以爲羞。鞋尖過短，不能掩趾。戴假髻如龜殼，殊非美觀。城內戴春林，以香珠痧藥著名，予入鈔關訪之，比比皆是也。惟正大茶舖對門，有府縣告示，勒於壁石者，爲真。反，登舟，至東關宿焉。東關爲利津門，西域先賢「普哈丁」之墓在隔河，墓宮甚大。入城，店肆甚多，非鈔關比也。問「梅花嶺」，云在北門二里許，頗有茶館。「平山堂」亦在北門，已荒廢矣，皆以道遠輟行。瓜州至揚，四十里。

初四日發東關，風順。十餘里，至邵伯湖，湖闊如江，洲渚不一。久之，睹河北岸一村，瓦屋參差，村邊楊柳齊高若截，問之，云是邵伯，蓋市鎮也，去揚州五十里。自此河身漸狹，至一處，皆編茅覆屋。隔河叢木中，紅牆周遭，爲「露筋娘娘廟」，距高郵州止三十三里矣。過北車路，望見高郵塔。時河邊有修堤者，皆採椿水中，椿上置葦，雜以泥土，亦有疊石爲之者。過高郵城外，見棹，楔書「瑞映珠湖」。晚至清水潭，岸上有茅店，望河西一湖，爲高郵湖，云長數百里。是日行百三十里。

初五日晨行二十里，過六安溝，市上多魚及荸薺。至界首，亦市鎮也，邨頭有水坊